

生死记

温民法 赵建儒 陈智英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

838305

内 容 提 要

小朋友，你兴许见过巍巍的高山，听说过茫茫的大海，可你知道不知道浩瀚的沙区？那里黄沙泛金，枣林似海，景色迷人。可是在旧社会，那里却是硝烟弥漫的战场，曾流传过一个传奇般的故事。那末，这部小说向你介绍的，就是石大命和他的小伙伴们，和日寇、汉奸作斗争的传奇故事。

小说情节曲折，文字淳朴，有浓厚的地方特色。

生 死 记

温民法 赵建儒 陈智英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郑州二七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4.25印张 65千字

1981年11月第1版 1981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9,000册

统一书号 R10105·89 定价0.33元

目 次

一	仇恨的种子·····	(1)
二	陌生人·····	(8)
三	生死关头·····	(13)
四	龙王庙的哭声·····	(20)
五	惊梦·····	(28)
六	拖住敌人·····	(33)
七	遭祸·····	(39)
八	营救·····	(43)
九	闯虎口·····	(50)
十	身世·····	(54)
十一	枣子熟了的时候·····	(60)
十二	捉活的·····	(70)
十三	出奇制胜·····	(78)
十四	意外的收获·····	(87)

十五	开心窍.....	(93)
十六	卖枣.....	(99)
十七	突然情况.....	(108)
十八	牢笼里.....	(111)
十九	喜和忧.....	(116)
二十	计谋.....	(121)
二十一	狭路锄奸.....	(124)
二十二	在炮火中.....	(129)

一 仇 恨 的 种 子

豫北黄河故道，有一片方圆百十里的大沙区。一座座沙岗，象金色的巨龙，蜿蜒起伏；粗壮的枣树，一棵连一棵，茂密无间，如同碧绿无边的大海。

一九三八年初夏，“小满”前后，正是枣树发芽的季节，每当这个时候，沙窝庄的孩子们就象出笼的小鸟，成天跑到村外边挖野菜、采野花、逮野兔，在枣林里快活地玩耍、嬉戏。

这天清晨，太阳刚冒出沙岗，孩子们就拎着菜篮，拿着铲刀，悄悄地走出自己的家门。大命起得最早，他翻过一道沙岗，钻进一片枣林。枣林里野花盛开，粉红的喇叭花，蓝色的铃铛花，金黄色的芋头花，还有洁白的苦菜花，一团团，一簇簇，煞是好看。大命被这些美丽的花朵迷住了，东瞅瞅，西看看，一边采花，一边挖野菜。

忽然，他抬起头，扑闪着眼睛，盯着沙岗上的一棵小枣树。枣树枝头，一只棕褐色的小鸟儿，蹦过

来，跳过去，叽叽喳喳地唱着歌儿。

“画眉鸟！”大命跳起身，兴奋地叫道。随即，他放下菜篮和铲刀，从衣兜里掏出弹弓，悄悄倚在一棵枣树旁，侧歪着头，眯缝着眼，瞄准那只画眉鸟，嗖地射过一粒弹丸。画眉鸟抖着翅膀，低低地打了一个旋儿，扑楞楞掉在沙岗边。大命跃身窜过去，双手猛力一捂，画眉鸟叽叽叫了几声，被逮住了。

正在这时，树边有人喊：“大命——，大命——”

“哎——”大命答应着，拎起菜篮，攥着鸟儿，象牛犊撒欢似地跑回家去了。

大命家住在沙窝庄西头，一个用高粱秆扎起的篱笆院，围着两间破草屋。院门口站着一个四十来岁，脸膛黝黑的庄稼汉。他就是大命的爹爹石碇。石碇见儿子手里攥着个小鸟儿，皱了皱眉头，嗔怪地说：

“又贪玩了，您娘等你挖来野菜下锅呢！”

“谁玩啦！”大命嘴巴一撇，递过菜篮，“瞧，挖了这么多！”

“快回家吧，吃了饭跟我开荒去。”石碇接过菜篮，进了院子。

石碇是个勤恳的庄稼人，从小就跟着父亲种地，血一滴汗一把，起早贪黑地抡着镢头，操持祖先留下

的二亩老坟地，可打的粮食老是供不上吃。本来日子就紧，又偏遭天灾人祸，有一年闹旱灾，地里颗粒未收，父亲身子骨不济，连病带饿，一口气没上来就躺倒了。父亲死后，石磙两手空空，拉了一身饥荒，债越背越重，日子越过越艰难。但他不相信，五尺高的汉子，拚着命干活养不了一家人。于是，他狠狠心租了地主薛耀宗的五亩沙地，指望种好庄稼，养活妻儿老小。没料想，妻子先前生的两胎，在贫困和疾病的摧残下，都还没有离开妻子的怀就死去了。十年前，妻子怀着大命的时候，因为缴不上租子，被薛耀宗推倒在地，毒打一顿，当时怀孕才七个月就小产了。孩子生下来，又得了脐带风。石磙心想，这孩子反正不中了，死活由他吧！后来多亏邻居帮忙，寻了个秘方，抓了一包药，才把孩子的病治好。石磙捧着孩子的小脸蛋儿，流着眼泪说：“活得真不容易呀，我的大命孩子！”从这以后，村里人就都管这孩子叫“大命”。

前几年，大命年纪小，如今刚拿得动镢头，也开始帮爹干活了。

吃过早饭，石磙带着大命，和村里的几个穷哥们一块到枣林里开荒。刚刨了一小片，大命突然喊着说：“爹，你瞧！”

石碇放下镢头，顺大命手指的方向望去，只见一辆骡马轿车，从薛寨径直朝他们跑来。

眨眼工夫，轿车来到了沙岗边。车门里钻出一个身穿长褂，头戴红疙瘩青缎帽盔儿，又矮又胖的老头子。大伙一瞧是薛耀宗，都诧异地停下了镢头。

薛耀宗是薛寨人，和沙窝庄村搭村，地挨地。两个村子的穷苦农民，大半是他的佃户。他家有土地四百亩，枣林两千多亩，还开着枣行和油坊。他仗着有钱有势，明抢暗夺，把这一带的沙岗枣林，几乎全霸占成自己的家产。抗日战争爆发以后，薛耀宗在兵荒马乱中，又以抗日保家为名，收罗残兵败将、流氓混鬼，拉起一班人马，号称“民团”。他的儿子薛金贵当了民团队长。薛耀宗也摇身一变，成了薛寨和沙窝庄的联保长。于是他就更加横行霸道。

薛耀宗带着狗腿子刘士美，走到大伙跟前，气势汹汹地说：“谁叫你们在这儿开荒？”

大伙说：“我们自己要在这儿开！”

薛耀宗挺着大肚皮，露出一副凶相，大声喊道：“不许你们在这儿开！”

“凭什么不叫开，这儿是荒沙岗！”石碇站出来辩理。

“荒沙岗就没主啦？”

“荒沙岗自古是无主之田！”

“哼哼！”薛耀宗冷笑一声，冲着石滚说：“你咋知道这儿是无主之田？！嗯？要开，也可以，按枣林地缴租，每亩地一麦二秋，外加五捆高粱秆！”

石滚一听，气愤地质问：“我们开的荒地，凭啥给你缴租？”

“这荒沙岗又不在你林子里，我们不缴租！”大伙跟着说。

这时候，大命挤到前边，用手指着薛耀宗，大声喊道：“不给他缴租！不给他缴租！”

大伙儿齐声说：“对！我们就是不缴租！”

薛耀宗一看这阵势，倒退了几步，瞪着眼睛嚎叫说：“我有地契！”

石滚说：“那是你自己立的，俺不认帐！”

“好哇石滚，咱们骑驴看唱本——走着瞧！”薛耀宗说罢，带着刘士美，钻进轿车滚开了。

晚上，石滚把白天发生的事，一字一板对大命娘说了一遍。大命娘惊恐不安地说：“孩子他爹，薛耀宗那老狗心狠手毒，啥坏事都干得出来呀！”

“天塌了有地顶着，咱不怕他！”

“还是提防点儿好！”大命娘低声说，“这些天，你常黑更半夜出去，有人嚷嚷说，你通共产党八

路军哩。”

“听兔叫就不种豆啦？俺不怕！”

“你总是不怕，不怕！万一……”大命娘话没说完，外面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。紧接着，屋门眶当被踢开了。

几个民团团丁端着枪闯进屋里，冲着石碇喝问：“你叫石碇？”

石碇猛地站起身，正要答话，薛耀宗的儿子薛金贵出现在门口，用盒子枪指着石碇，恶狠狠地说：

“石碇，我要看看你的骨头有多硬！”

大命娘走过去护住石碇：“薛家大少爷，你饶了他吧……”

“饶了他？”薛金贵反问了一句，嘲弄地哈哈大笑起来，就象枣林里的夜猫子叫一样，听着使人脊梁骨发凉。骤然，他那令人心悸的笑声停住了，把头一摆，说：“带走！”

团丁们恶狗似地扑过去，抓住石碇就往门外拖。

大命娘哭着叫着，死拉住不放，薛金贵一脚把大命娘踢出老远。

这时候，大命从外边飞跑进来，急忙把娘扶到炕上，“爹——，爹——”哭叫着追赶出去。

石碇听到儿子的喊叫，扭过头来说：“孩子！别

哭！快回家照看娘去吧，告诉她别难过！有报仇的那一天！”



二 陌 生 人

石碾被抓走以后，有人说叫薛金贵投进卫河里淹死了；有人说关到县衙门的监狱里了。大命跟着娘几次到县里去探监，一次也没有打听着的。大命娘气得象发了疯，没过几天就病倒了。大命想给娘做点吃的，可是家里一无米，二无面，拿什么做呢！艰难的日子给大命的心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。

一天，他正在沙岗上挖野菜，远远看见通往薛寨的路上扬起一股沙尘。大命跑到沙岗上仔细一望，认出是薛耀宗的轿车，心里一下子燃起了仇恨的火苗。他想，报仇的机会到了！可是怎么报仇呢？他咬着嘴唇，握着小拳头，四下瞅了瞅，见周围没人，便急忙跑到路上，蹲下身，用铲刀在车辙里挖了一个小土坑；接着又铲了一把小枣树棵子，拔了一些青草，慌里慌张地把土坑棚上，然后跑到一棵大枣树后面躲藏起来。

不一会儿，薛耀宗的轿车果然过来了，菊花青骡

子枣红马奔跑着，老远就传来丁咚丁咚的车铃声。大命躲在树后，不眨眼地望着，轿车到土坑边时，车轱辘一歪，朝一边倒了过去，差点儿翻个肚朝上。

大命看了，急得直搓手，心里非常懊悔：“咋不挖深一点呢！砸死这个老狗才解恨哩！”

薛耀宗让停了车，吩咐狗腿子刘士美下车察看。刘士美先看了看车辙里的土坑，又瞅了瞅四周没人，骂了一句就要上车，突然薛耀宗指着那棵大枣树，向他使了个眼色。原来轿车一停下来，狡猾的薛耀宗就从车门里窥见了大命。

大命见刘士美气势汹汹地朝他走来，撒腿就往枣林里跑。他毕竟年纪还小，没跑多远就被刘士美抓住了。

“小杂种！看你往哪儿跑！”刘士美一手揪耳朵，一手拽胳膊，连拉带拖把大命弄到了轿车前。

薛耀宗恶狠狠地瞪了大命一眼，粗声粗气地问：“你是哪庄的？谁家的小子？”

大命把头一扭，没有答话。

刘士美说：“你忘了，在荒沙岗见过这小子，看样子八成是石碣跟前的。”

“哼哼！”薛耀宗冷笑着，把脸一沉，“毛孩子胆不小，敢在大路上捣蛋！把他拴到车后，带走！”

刘士美立即从车上拿出一条绳子，正要捆绑大命，这时，大路上走过一个人来。这人身材魁梧，眉宇开阔，目光炯炯，透出一身豪气。他大步跨到轿车前，拦住刘士美：“慢着！你们这是因为什么？”

刘士美惊讶地停了手。站在一旁的薛耀宗正想发火，猛见来人的打扮与众不同，再仔细一瞧，似曾在哪里见过，但一时又想不起来，不知怎么办好，只是阴沉着脸细细打量。来人又朝前走了两步，对薛耀宗说：“怎么，不认识了？”

薛耀宗皱了皱眉头，没有回答。

来人接着说：“我姓赵，叫赵林洪，十年前给你当过佃户。”

赵林洪这一报名，把薛耀宗吓愣了。十年前，就是这个赵林洪和长工薛大成一起组织了农民协会，闹减租，反捐抗税。那时虽然没有捉住他，可自从他逃走以后，也就没有人再敢闹腾了。如今兵荒马乱，风声一天比一天紧，听说八路军就要开过来了，这赵林洪是不是当了八路军？他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回来？……薛耀宗想到这里，不禁心头一惊，从头到脚仔细打量着赵林洪，想要把他看穿似地。他发现赵林洪腰里鼓囊囊的，塞着个什么东西，看样子好象是盒子枪。于是，他便试探地说：“哎呀，是你呀！这些年

在外边混得不错吧？怎么没有带着队伍来呢？”

“队伍？”赵林洪笑了笑，并不正面回答，指着大命说，“这是谁家的孩子？什么事值得你发这么大的脾气？”

刘士美在一旁连忙说：“沙窝庄石碓家的小子……”

赵林洪一听是石碓家的孩子，又惊又喜，没等刘士美把话说完，就接上去说：“你们把他交给我好了！”

这时候，大命扭过头来，瞪着眼盯住赵林洪，不知是惊还是喜。他虽然不认识赵林洪，可从前不断听大人提起过他。原来赵林洪就住在大命家的隔壁，他和石碓同岁，小时候很要好，经常一起下沙窝打柴、拾枣、挖野菜。那年，本来石碓要和他一起走，因为大命刚生下来，妻子又有病，没有走成。赵林洪的爹娘死得早，自己也没有成家，一个人无牵无挂地离开了沙窝庄，参加了八路军……

赵林洪见大命惊奇地望着他，拉住他的手就要走。薛耀宗绷着脸拦住他们，一语双关地说：“慢走！冤有头，债有主，我们的帐还没有算清！”

赵林洪听出了他话里的意思，冷笑了一声，意味深长地说：“欠帐怎能不还！但是如今国难当头，抗

战的事要紧，改日专程登门拜访！”说罢，拉住大命走了。

薛耀宗听赵林洪的口气很硬，摸不清他有多大来头，心里一阵发虚，身子不由地躲闪在一边。

赵林洪回来不久，杨司令员便带领主力部队开进了沙区，沙窝庄一带很快建立了新政权，并成立了沙区抗日游击队。赵林洪从主力部队抽出来，担任了游击队长。他带领游击队钻枣林，卧沙岗，神出鬼没，配合主力打了许多胜仗。游击队每次来到沙窝庄，大命总是兴高采烈地迎上去，送红枣，送军鞋，有时还把叔叔们的破衣服，拿回家让娘缝补。游击队的叔叔们，都夸奖他是个既聪明又机灵的孩子。

三 生 死 关 头

到了一九四一年，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。日寇为了扑灭沙区军民的抗日烈火，修公路，筑碉堡，架铁丝网，挖封锁沟，在沙区附近的县城和集镇建立了密如蛛网的据点。沙区西部边沿的井安镇，也被日寇板垣中队占领了。薛鑫贵带着民团投靠鬼子，在板垣手下当了汉奸队长，经常配合日寇、皇协军来沙区进行“扫荡”。

这时候，我主力部队根据冀鲁豫军区的指示，为了集中兵力消灭敌人，暂时撤离了沙区，游击队也跟着转移了。这样一来，沙窝庄、薛寨一带就暂时变成了敌我双方的“拉锯区”，村里的各种群众抗日团体，也由公开活动转入了秘密活动。

一天清晨，大命和他的伙伴们，装着挖野菜的样子，在村头的沙岗上放哨。突然，听见远处传来一阵嗡嗡的响声。不大工夫，两架红头小飞机和一架黑不溜鳅的大飞机，嗥叫着飞到了枣林上空。大命抬头一